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前漢書卷

三

一下至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卷三千七百十四

史部

前漢書卷一下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高帝紀第一下

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

師古曰夏音工雅反已解於上止

軍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

晉灼曰卽固始也師古曰

後改為固始耳地理志固始屬淮陽。劉不會楚擊漢

歆曰予謂楚字句當斷至固陵不會為句



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

柰何良對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

李奇曰信越等未有益地之分師古曰分

音扶問反其不至固宜

師古曰理宜然也

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

也

師古曰共有天下之地割而封之

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

堅

師古曰因信自請為假王乃立之耳故曰非君王意

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

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

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

師古曰睢音雖

從陳以

東傅海與齊王信

師古曰傅讀曰附

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



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

師古曰捐棄也音弋全反

使各自為戰則

楚易敗也於是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十

一月劉賈入楚地圍壽春漢亦遣人誘楚大司馬周殷

殷畔楚以舒屠六

如淳曰以舒之衆屠破六縣師古曰六者縣名卽上所謂九江王都六者

也後屬廬江郡舉九江兵迎黥布並行屠城父

如淳曰並行並擊也師古曰城

父縣名父音甫隨劉賈皆會十二月圍羽垓下

應劭曰垓音該李奇曰沛汴縣

聚邑名也師古曰汴音衡交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

應劭曰楚歌者雞鳴歌也

漢已略得其地故楚歌者多雞鳴時歌也師古曰楚歌者為楚人之歌猶言吳歎越吟耳若以雞鳴為歌曲之



名於理則可不得云雞鳴時也高祖令戚夫人楚舞自為作楚歌宣亦雞鳴時乎

知盡得楚地

羽與數百騎走是以兵大敗灌嬰追斬羽東城

晉灼曰九江縣

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漢王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節

禮義之國乃持羽頭示其父兄魯乃降初懷王封羽為

魯公及死魯又為之堅守故以魯公葬羽於穀城

師古曰即

濟北穀城漢王為發喪哭臨而去

師古曰臨音力禁反

封項伯等四人

為列侯賜姓劉氏

師古曰皆羽之族先有功於漢者

諸民略在楚者皆

歸之漢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初項羽所



立臨江王共敖前死子尉嗣立為王不降遣盧綰劉賈

擊虜尉春正月追尊兄伯號曰武哀侯

應劭曰兄伯早亡追謚之

下

令曰楚地已定義帝亡後欲存恤楚眾以定其主齊王

信習楚風俗更立為楚王

師古曰更改也

王淮北都下邳魏相

國建城侯彭越勤勞魏民卑下士卒

師古曰言安輯魏地保其人眾也下

音胡反

常以少擊眾數破楚軍其以魏故地王之號曰梁

王都定陶又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

如淳曰與音相干與

之與師古曰音弋庶反○劉歆曰與讀曰歟助辭

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



以下

如淳曰死罪之明白也左傳曰斬其木而弗殊韋昭曰殊死斬刑也師古曰殊絕也異也言其身首

離絕而異處也○劉攽曰予按說文漢蠻夷長有罪當殊之然則殊自死刑之名也於是諸侯上

疏曰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

王吳芮

張晏曰漢元年項羽立芮為衡山王後又奪之地謂之番君是以曰故

趙王張敖

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

張晏曰秦以為人臣上書當言昧犯死罪而言漢遂遵之大

王陛下

應劭曰陛下者升堂之陛下者必有執兵陳於階陛之側羣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

者而告之因卑以達尊之意也若今稱殿下閣下侍者執事皆此類也

先時秦為亡道天

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



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於諸侯王有

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擬亡上下之分

師古曰言大王與臣等並稱王是為比類相擬無尊卑之差別也地分音扶問反大王功德之

著於後世不宣師古曰言位號不殊則功德之著明者不宣於後世也昧死再拜

上皇帝尊號漢王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師古曰言賢德之人

乃可有帝號虛言亡實之名非所取也今諸侯王皆推高寡

人將何以處之哉諸侯王皆曰大王起於細微滅亂秦

威動海內又以辟陋之地師古曰辟讀曰僻自漢中行威德誅



不義立有功平定海內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

王德施四海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實宜願大

王以幸天下

晉灼曰漢儀注民臣被其德以為僥倖也師古曰倖者吉而免凶可慶幸也故禍喜

之事皆稱為幸漢王曰諸侯王幸以為便於天下之民

則可矣於是諸侯王及太尉長安侯臣綰等三百人師古

曰綰盧綰也

與博士掾嗣君叔孫通

孟康曰掾嗣邑名

謹擇良日二

月甲午上尊號漢王即皇帝位於汜水之陽

張晏曰在濟陰界取

其祀愛弘大而潤下也師古曰據叔孫通傳曰尊王后為皇帝於定陶則此水在濟陰是也音敷劔反



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詔曰

淳如

曰詔告也自秦漢以下唯天子獨稱之

故衡山王吳芮與子二人兄子一

人從百粵之兵

服虔曰非一種若今言百蠻也

以佐諸侯誅暴秦有大

功諸侯立以為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番君

師古曰番音蒲何反

其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為長沙王

臣瓚

曰茂陵書象郡治臨塵去長安萬七千五百里文穎曰桂林今鬱林也師古曰桂林今之桂州境界左右皆是其地非鬱林也○劉攽曰長沙封國本無豫章豫章屬淮南檢後十二年注文穎所說疑此豫章字傳寫誤加

之又曰故粵王亡諸世奉粵祀秦侵奪其地使其社稷



不得血食

師古曰祭者尚血腥故曰血食也

諸侯伐秦亡諸身帥閩中

兵以佐滅秦

如淳曰閩音緡應劭曰音文師古曰閩越今泉州建安是其地也其人本蛇

種故其字從虫如音是也虫音許尾反

項羽廢而弗立今以為閩粵王王

閩中地勿使失職帝乃西都洛陽夏五月兵皆罷歸家

詔曰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宋祁曰諸侯

子謂諸侯國人若楚子之類

其歸者半之

師古曰各已還其本土者復六歲也

民前或

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

師古曰保守也安也守而安今之以避難也名數謂戶籍也

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

師古曰復還吏以也音扶目反



文法教訓辨告勿答辱

師古曰辨告者分別義理以曉喻之。○宋祁曰南本辨告作辭

告非民以饑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軍吏卒

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

淳如

曰軍吏卒會赦得免罪及本無罪而無爵級者皆賜爵為大夫師古曰大夫第五爵也。○劉攽曰予謂有罪者

會赦免罪而已不得賜爵也亡罪乃得為大夫耳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

師古

曰就加之也級等也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

臣瓚曰秦制列侯乃得食邑今七大

夫以上皆食邑所以寵之也師古曰七非七大夫以下

皆復其身及戶勿事

應劭曰不輸戶賦也如淳曰事謂役使也師古曰復其身及一戶之



內皆不徭賦也

又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

師古曰公

復音扶目反

乘第諸侯子及從軍歸者

○劉攽曰諸侯子總謂諸

八爵諸侯子及從軍歸者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

師古

曰亟急也

爵或人君上所尊禮

師古曰爵高有國邑者則自君其人故云或人

音居力反

謂天子久立吏前曾不為決

師古曰有辨訟及陳請者不早為決斷

謂也

師古曰亡謂者失於事宜不可以訓

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

與亢禮

應劭曰言從公大夫以上民與令丞亢禮亢禮者長揖不拜師古曰異日猶言往日也亢者當

也言高下相當無所卑屈不獨謂揖拜也

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

師古



曰於何得此

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

蘇林曰行音行酒之行猶付與也

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

如淳曰多自滿足也

而有功者顧不得

師古曰顧猶反也言若人反顧然

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

師古

曰守郡守也尉郡尉也長吏謂縣之令長

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

師古曰稱

副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

師古曰廉察也廉字本作類其音同

耳帝置酒雒陽南宮上曰

如淳曰蔡邕云上者尊位所在也但言上不敢言尊號耳

通侯諸將

應劭曰舊曰徹侯避武帝諱曰通侯通亦徹也通者言其功德通於王室也張晏曰後改

為序列侯列者

毋敢隱朕

如淳曰朕我也蔡邕曰古者上下共之咎繇與帝舜言稱朕屈



原曰朕皇考至秦獨以為尊稱漢遂因之而不改也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

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張晏曰詔使高官者

起故陵先對孟康曰姓高名起臣瓚曰漢帝年紀高帝時有信平侯臣陵都武侯臣起魏相邴吉奏高帝時奏事有將軍臣陵臣起師古曰張說非也若言高官者起則丞相蕭何太尉盧綰及張良陳平之屬時皆在陵上陵不得先對也陛下嫚而侮人師古曰嫚易也讀與慢同項羽仁而敬人然

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



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

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

師古曰填與鎮同  
鎖安也餽亦饋字

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

○宋祁曰南本

作戰必取勝  
攻必取捷

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

師古曰傑

言桀然  
獨出也

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

用此所以為我禽也羣臣說服

師古曰說讀曰悅○宋祁曰此所以此字下疑

有其初田橫歸彭越項羽已滅橫懼誅與賓客亡入海

上恐其久為亂遣使者赦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

師古



曰大者謂其長率即橫身也小者謂其從屬也不來且發兵加誅橫懼乘傳詣

雒陽

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軺傳急者乘一乘傳

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傳音張戀反未至三十里

自殺上壯其節為流涕發卒二千人以王禮葬焉戍卒

婁敬求見說上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而都雒陽不便

不如入關據秦之固上以問張良良因勸上是日車駕

西都長安

師古曰凡言車駕者謂天子乘車而行不敢指斥也是日即其日也著是日者言從善之

速也長安本秦之鄉名高祖作都焉拜婁敬為奉春君

張晏曰春歲之始也今婁敬發事之



始改號曰  
奉春君也

賜姓劉氏六月壬辰大赦天下秋七月燕王

臧荼反上自將征之九月虜荼詔諸侯王視有功者立

以為燕王荆王臣信等十人

如淳曰荆亦楚也賈逵曰秦莊襄王名楚故改諱荆

遂行於世晉灼曰詩曰奮伐荆楚自秦之先故以稱荆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左傳又云荆尸而舉亦已久矣

皆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功最多請立以為燕王使丞相

噲將兵平代地

○宋祁曰噲是時未為丞相百官表噲未嘗為相

利幾反上自

擊破之利幾者項羽將羽敗利幾為陳令降上侯之賴

川上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

蘇林曰都以侯籍召之

而利幾恐反



師古曰普召通侯而利幾自以項羽將故恐懼而反也

後九月徙諸侯子關中治

# 長樂宮

六年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

張晏曰皇后公主所食曰邑令各自築其城也師古

曰縣之與邑皆令築城

人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

之用陳平計乃偽游雲夢

韋昭曰在南郡之華容也師古曰夢讀如本字又音莫風

反

十二月會諸侯于陳楚王信迎謁因執之詔曰天下

既安豪桀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盡圖其功

師古曰新立言新即

帝位也圖謂謀而賞之

身居軍九年或未習法令或以其故犯法



韋昭曰言未習知法令而犯之者有司因以故犯法之  
罪罪之故帝怒焉師古曰此說非也言以未習法令之  
故不知避罪遂致犯罪  
帝原其本情故加憐之  
大者死刑吾甚憐之其赦天下

田肯賀上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

師古曰治謂都之也秦中

謂關中秦地也秦形勝之國也

張晏曰得形勢之勝便也韋昭曰地形險固故能勝人

帶

河阻山縣隔千里

鄭氏曰縣音懸師古曰此本古之懸字耳後人轉用為州縣字乃更加心

以別之非當借音他皆類此

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

應劭曰言河山之險與諸侯相

縣隔絕千里也所以能禽諸侯者得天下之利百二也李斐曰河山之險由地勢高順流而下易故天下於秦縣隔千里也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蘇林曰百二得百中之二二萬人也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



也師古曰縣隔千里李應得之秦得百二蘇說是也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

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如淳曰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幡瓴水言其向

下之勢易也建音寔蘇林曰瓴讀曰鈴師古曰如蘇音說皆是建音居偃反

夫齊東有琅邪

即墨之饒

師古曰二縣近海財用之所出

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

限晉灼曰齊西有平原河水東北過高唐高唐即平原也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也北有勃海

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

焉應劭曰齊得十之二耳故愍王稱東帝後復歸之卒為秦所滅者利鈍之勢異也李斐曰齊有山河之限

地方二千里是與天下縣隔也設有持戟百萬之衆齊得十中之二焉百萬十分之二亦二十萬也但文相避



故言東西秦其勢敵也蘇林曰十二得十中之二二十萬人當百萬言齊雖固不如秦二萬乃當百萬也晉灼曰案文攷義蘇說是也師古曰蘇晉之釋得其意也秦得百二者二萬人當諸侯百萬人也齊得十二者二十萬人當諸侯百萬也所以言縣隔千里之外者除去秦地而齊乃與諸侯計利便也○宋初曰景德本蘇林注文云十二得十中之二萬人無二十當百萬五字景祐刊誤本據史記注當作二十萬人當百萬又余以為若蘇說已明頗安得更於下解云齊得

此東西秦也

○劉攽曰

按文多西字

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賜金五百斤

上還至雒陽赦韓信封為淮陰侯甲申始剖符封功臣

曹參等為通侯

師古曰剖破也與其合符而分授之也剖音普口反

詔曰齊古之



建國也今為郡縣其復以為諸侯

師古曰為國以封諸侯王

將軍劉

賈數有大功及擇寬惠脩絜者王齊荆地春正月丙午

韓王信等奏請以故東陽郡鄆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

賈為荆王

文穎曰東陽今下邳也鄆郡今丹陽也吳郡本會稽也韋昭曰鄆郡今故鄆縣也後即徙

丹陽轉以為縣故謂之故鄆也師古曰鄆音章○劉攽曰按地理志東陽郡吳皆非秦郡後漢順帝時始分會

稽為吳今此以碭郡薛郡郟郡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

交為楚王

文穎曰薛郡今魯國是也郟郡今東海郡也師古曰郟音誤○劉攽曰郟亦非秦郡

壬

子以雲中鴈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信侯喜為代王



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子肥

為齊王

○劉攽曰膠東濟北皆項氏所建國齊都臨淄可以齊為臨淄膠西則未有國博陽城陽亦非

秦郡此文亦殊不可曉

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為韓國徙韓王信都

晉陽上已封大功臣三十餘人其餘爭功未得行封上

居南宮從復道上

如淳曰復音複上  
下有道故謂之復

見諸將往往耦語

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共取天下今已為天子而

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

下為不足用徧封

師古曰言有功者多而土地必

而恐以過失及誅故



相聚謀反耳上曰為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

師古曰言

有舊嫌者也

計羣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臣三

月上置酒封雍齒因趣丞相急定功行封

師古曰趣讀曰促

罷

酒羣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亡患矣上歸櫟陽五日

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亡二日土亡二王皇

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

如此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彗

李奇曰為恭也如此卒持帚也師古

曰彗者所以掃也音似歲反

迎門卻行

師古曰卻退而行也音丘略反

上大驚下扶



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上心善

家令言

師古曰晉太子庶子劉寶云善其發悟已心因得尊崇父號非善其令父敬已

賜黃金

五百斤夏五月丙午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

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

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

師古

曰被堅謂甲冑也執銳謂利兵也被音皮義反

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

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

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



太公曰太上皇

師古曰太上極尊之稱也皇君也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預治國故不言帝也

○蔡邕云不言帝非天子也又案本紀秦始皇追尊莊襄為太上皇已有故事矣蓋太上者無上也皇者德大

於帝秋九月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降匈奴

七年冬十月上自將擊韓王信於銅鞮

師古曰縣名也鞮音丁奚反

斬其將信亡走匈奴與其將曼丘臣王黃

師古曰姓曼丘名臣也曼

丘毋丘本一姓也語有緩急耳曼音萬○朱子文曰攷

其文理意義於信亡走匈奴句下多一與字既云信與

其將共立趙利為王如何却云收信散兵信字不當下

矣又信本傳拘於紀文亦多一與字更無義理傳云信

亡走云云又曰復收信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既

云信與其將立趙利為王如何又云收信散兵而與信



以此觀之信既亡走匈奴兵亂未知所在其將乃共立趙利為王收信散兵與匈奴共距漢若去一與字紀傳

皆分

明 共立故趙後趙利為王

師古曰故趙六國時趙也

收信散兵與

匈奴共距漢上從晉陽連戰乘勝逐北至樓煩會大寒

士卒墮指者什二三

師古曰十人之中二三墮指

遂至平城為匈奴

所圍七日用陳平祕計得出

應劭曰陳平使畫工圖美女問遣人遺閼氏云漢有

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獻之閼氏畏其奪已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有也於是匈奴

聞其一角得突出鄭氏曰以計鄙陋故祕不傳師古曰應氏之說出桓譚新論蓋譚以意測之事當然耳非

記傳所說也

使樊噲留定代地十二月上還過趙不禮趙王



是月匈奴攻代代王喜棄國自歸雒陽赦為合陽侯辛

卯立子如意為代王春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

應劭曰輕

罪不至于髡完其耐鬻故曰耐古耐字從彡髮膚之意也杜林以為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言耐罪已上皆當先請也耐音若能如淳曰耐猶任也任其事也師古曰依應氏之說耐當音而如氏之解則音乃代反其義亦兩通耐謂煩旁毛也多毛髮貌也音所廉反又先廉反而功臣侯表宜曲侯通耐為鬼薪則應氏之說斯為長矣○宋祁曰師古曰依應氏之說又云彡毛髮貌余以顏氏之說似不審應意反誤引說文不了其義更有兩通之語且今說文耐無而音止於乃代一音耳案古者能字皆作耐字亦取堪任其事之意後世以三足之能為能故今人書能無有作耐字者應云耐音若能之能能耐自然聲近矣本不為而音也顏云耐謂煩旁



毛據說文自訓而字為類毛耳象毛之形至耐  
字直釋云罪不至斃則頗謬意而誤說文明矣民產子

復勿事二歲

師古曰勿事不役使也

二月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

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

師古曰未央殿雖南嚮而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

北闕公車司馬亦在北馬是則以北闕為正門而又有東門東闕至於西南兩面無門闕矣蓋蕭何初立未央宮以厭勝之術理宜然乎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勞苦

數歲成敗未可知

師古曰匈匈喧擾之意

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

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

師古曰就成也

且夫天子以

四海為家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



上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自櫟陽徙都長安置宗正官以序九族

夏四月行如雒陽

師古曰如往也

八年冬上東擊韓信餘寇於東垣

孟康曰真定也師古曰垣音帳

還過

趙趙相貫高等恥上不禮其王陰謀欲弑上上欲宿心

動問縣名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也去弗宿十

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櫜

服虔曰櫜音衛應劭曰小棺也今謂之櫜

歸其

縣縣給衣衾棺葬具

如淳曰棺音貫謂棺斂之服也臣瓚曰初以櫜致其尸於家縣官更

給棺衣更斂之也金布令曰不幸死死所為櫜櫜傳歸所居縣賜以衣棺也師古曰初為櫜櫜至縣更給衣及棺



備其葬具耳不勞改讀音為貫也  
金布者令篇名若今言倉庫令也  
祠以少牢長吏視葬

十二月行自東垣至

師古曰  
至京師

春三月行如雒陽令吏卒

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

如淳曰平城左右  
諸城能堅守者

皆復終身

勿事

師古曰復  
音方目反

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

文穎曰  
即竹皮

冠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紵紵罽毼操兵乘騎馬

師古曰  
賈人坐

販賣者也綺文縐也即今之細綾也紵細葛也紵織紵  
為布及疏也罽織毛若今氍毹及毼之類也操持也兵  
凡兵器也乘駕車也騎單騎也賈音古紵音  
丑知反紵音佇罽音居例反操音千高反  
秋八月吏

有罪未發覺者赦之九月行自雒陽至淮南王梁王趙



王楚王皆從

九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前

殿上奉玉卮

應劭曰飲酒禮器也古以角作受四升古卮字作觥晉灼曰音支師古曰卮飲酒圖

器也今尚有之

為太上皇壽

師古曰進酒而獻壽也已解於上

曰始大人常以

臣亡賴

應劭曰賴者恃也晉灼曰許慎云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也或曰江淮之間謂小兒多詐狡獪為

亡賴師古曰晉說是也詹音工外反

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

服虔曰力勤力也

今

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

師古曰就成也與亦如也

殿上羣臣皆稱萬

歲大笑為樂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



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

師古曰利謂便好也屈音九勿反

十二月行

如雒陽貫高等謀逆發覺逮捕高等

師古曰逮捕謂事相連及者皆捕之

也一曰在道守禁相屬不絕若今之傳送囚耳○劉放

曰予謂逮者其人存直追取之捕者其人亡當討捕也

故有或但言逮或但言捕知異物也一云逮

易辭捕加力也逮徒呼名召之捕加束縛矣并捕趙王

敖下獄詔敢有隨王罪三族

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子也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也

師古曰如說是也

郎中田叔孟舒等十人自髡鉗為王家奴

師古

曰鉗以鐵束頸也音其炎反

從王就獄王實不知其謀春正月廢趙

王敖為宣平侯徙代王如意為趙王王趙國丙寅前有



罪殊死已下皆赦之二月行自雒陽至賢趙臣田叔孟

舒等十人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

師古曰古者以右為

尊言材用無能過之者故云不出其右也他皆類此○劉攽曰予謂右者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貴右似戰國

時俗也

上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夏六月乙未

晦日有蝕之

十年冬十月淮南王燕王荆王梁王楚王齊王長沙王

來朝夏五月太上皇后崩

如淳曰王陵傳楚取太上皇呂后為質又項羽歸太公呂

后不見歸媼也又上五年追尊毋媼為昭靈夫人高后時乃追尊為昭靈后耳漢儀注高帝毋兵起時死小黃



北後於小黃作陵廟以此二者推之不得有太上皇后  
崩也李奇曰高祖後母也晉灼曰五年追尊先媼曰昭  
靈夫人言追尊則明其已亡史記十年春夏無事七月  
太上皇崩葬櫟陽宮無此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八字也  
又漢儀注先媼已葬陳留小黃師古曰如晉二說皆得  
之無此太上皇后也諸家之說更有異端適為煩穢不  
足采也

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葬萬年

師古曰三輔黃圖云高祖初居櫟陽

故太上皇因在櫟陽十年太上皇  
崩葬其北原起萬年邑置長丞也赦櫟陽囚死罪已下  
臣瓚曰萬年陵在櫟陽縣界故  
時赦之○宋祁曰已當作以八月令諸侯王皆立太

上皇廟于國都

蔡邕曰皇子封為王者實古諸侯加號稱王故云諸侯王封為侯者謂之諸侯

九月代相國陳豨反

鄧展曰東海人名豨曰豨師古曰豨音許豈反

上曰豨嘗



為吾使甚有信

師古曰為音于偽反

代地吾所急故封豨為列侯

以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黃等劫掠代地吏民非有罪也

能去豨黃來歸者皆舍之

師古曰去謂棄離之而來也

上自東至邯

鄆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鄆而阻漳水

○宋祁曰而舊本作北刊誤據史記

改為而然據漳水不在北也

吾知其亡能為矣趙相周昌奏常山二

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請誅守尉

師古曰守者郡守尉者郡尉也

上曰守

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上令周昌選趙壯

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

師古曰白於天子而召見也

上嫚罵曰

師古曰嫚



者深  
行也

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皆伏地上封各千戶以為

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上

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

兵未有至者

師古曰檄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用徵  
召也其有急事則加以鳥羽插之示速疾

也魏武奏事云今邊有警  
輒露檄插羽檄音胡歷反

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

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又求樂毅有後乎

師古

曰樂毅戰國  
時燕將也

得其孫叔封之樂鄉號華成君問豨將皆

故賈人上曰吾知與之矣

師古曰與如也言能如之何  
也。劉攽曰與猶待也。劉



敵曰知與之者知所以與之之術也。狝將皆故賈人賈人嗜利乃多以金購之。○宋祁曰吾知與之矣南本知

字下有

易字 乃多以金購狝將

師古曰購設賞募也音構

狝將多降

十一年冬上在邯鄲狝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黃將

騎千餘軍曲逆

文穎曰今中山蒲陰是也

張春將卒萬餘人度河攻

聊城

師古曰即今博州聊城縣

漢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

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

師古曰道由太原也

至馬邑馬邑不下攻

殘之

師古曰殘謂多所殺殘也○宋祁曰馬邑或作高邑

狝將趙利守東垣高祖

攻之不下卒罵上怒城降卒罵者斬之諸縣堅守不降



反寇者復徂賦三歲春正月淮陰侯韓信謀反長安夷

三族將軍柴武斬韓王信於參合

師古曰代之縣也

上還雒陽

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遠

數有胡寇難以爲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

師古曰少

割以益之不盡取也頗音普我反後皆類此

代之雲中以西爲雲中郡則代

受邊寇益少矣王相國通侯吏二千石擇可立爲代王

者燕王綰相國何等三十三人皆曰子恒賢知溫良請

立以爲代王都晉陽

如淳曰文紀言都中都又文帝過太原復晉陽中都二歲似遷都於



中都大赦天下二月詔曰欲省賦甚師古曰意甚欲省賦歟也今獻

未有程師古曰程法式也吏或多賦以為獻而諸侯王尤多民

疾之師古曰諸侯王賦其國中以為獻物又多於郡故百姓疾苦之令諸侯王通侯常

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師古曰率計也○劉攽曰率當屬下句大

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又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

文伯者莫高於齊桓師古曰伯讀曰霸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

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師古曰特獨也患在人主不交故

也士奚由進師古曰奚何也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



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  
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  
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

夫昌下相國

臣瓚曰周昌已為趙相御史大夫是趙堯耳

相國鄼侯下諸侯

王

臣瓚曰茂陵書何封國在南陽鄼音贊師古曰瓚說是也而或云何封沛郡鄼縣音才何反非也案地理

志南陽鄼縣云侯國沛鄼縣不云侯國也又南陽鄼者本是春秋時陰國所謂遷陰于下陰者也今為襄州陰城縣有鄼城城西見有蕭何廟彼土又有疏水筑水之陽古曰筑陽縣與鄼側近連接據何本傳何薨之後子祿無嗣高后封何夫人同為鄼侯小子延為筑陽侯孝文罷同更封延為鄼侯是知何封鄼國蕪得筑陽此明



驗也但鄧字別有鄧音是以沛之鄧縣史記漢書皆作  
鄧字明其音同也班固泗水亭碑以蕭何相國所封與  
何同韻於義無爽然其封邑實在南陽非沛縣也且地  
理志云王莽改沛鄧曰贊治然則沛鄧亦有贊音鄧鄧  
相亂無所取信也說者又引江統祖淮賦以為證此乃  
統之疏謬不可考覈亦猶潘岳西征以陝之曲沃為成  
師所居耳斯例甚多不可具載御史中執法下郡守晉灼曰中執法中丞也其有

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

文穎曰有賢者郡守身自往勸勉令至京師駕車遣

之

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

蘇林曰行狀年紀也。劉放曰義讀曰儀儀謂儀容其年

若曰國貌矣

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

師古曰癯疲病也音隆

三

月梁王彭越謀反夷三族

師古曰夷平也謂盡誅除之

詔曰擇可以



為梁王淮陽王者燕王綰相國何等請立子恢為梁王  
子友為淮陽王罷東郡頗益梁罷潁川郡頗益淮陽夏  
四月行自碓陽至今豐人徙關中者皆復終身應劭曰  
太上皇  
思土欲歸豐高祖乃更築城寺市里如豐縣號曰新豐  
徙豐民以充實之師古曰徙豐人所居即今之新豐古  
城是其處復音方目反五月詔曰粵人之俗好相攻擊前時秦徙

中縣之民南方三郡

如淳曰中縣之民中國縣民也秦  
始皇略取疆梁地以為桂林象郡

南海郡故  
曰三郡

使與百粵雜處

李奇曰欲以介其  
間使不相攻擊也

會天下誅

秦南海尉它居南方長治之

晉灼曰長音長吏之長師  
古曰它古佗字也書本亦



或作他並音徒何反它者南海尉之名也姓趙長治謂為之長帥而治理之也

甚有文理中縣

人以故不耗減

師古曰耗損也音火到反

粵人相攻擊之俗益止俱

賴其力今立它為南粵王使陸賈即授璽綬

師古曰即就也就其

所居而立之

它稽首稱臣六月令士卒從入蜀漢關中者皆

復終身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秋七月淮南王布反上問諸將滕公

言故楚令尹薛公有籌策上召見薛公言布形勢上善

之封薛公千戶詔王相國擇可立為淮南王者羣臣請

立子長為王上乃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



中尉卒三萬人

應劭曰材官有材力者張晏曰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常以八月太守都

尉令長丞會都試課殿最水處則習船邊郡將萬騎行障塞光武時省韋昭曰中尉即執金吾也

為皇

太子衛軍霸上布果如薛公言東擊殺荊王劉賈劫其兵度淮擊楚楚王交走入薛上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從軍徵諸侯兵上自將以擊布

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軍于會岳

孟康曰音僧保邑名屬沛國蘄縣蘇林曰

岳音垂晉灼曰蘄縣鄉名也師古曰會音工外反岳音丈瑞反蘇音是也此字本作垂而轉寫者誤為岳字耳音保非也黥布傳則正作布走令別將追之上還過沛

岳字此足明其不作岳也



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

應劭曰

助行酒

發沛中

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

師古曰酣治也音胡甘反

上擊筑

節展曰筑

音竹應劭曰狀似琴而大頭安弦以竹擊之故名曰筑師古曰今筑形似瑟而細頸也

自歌曰大

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

方令兒皆和習之

師古曰和音胡卧反

上乃起舞忼慨傷懷

師古曰忼

音口朗反慨音口代反

泣數行下

師古曰泣目中淚也

謂沛父兄曰游子悲

故鄉

師古曰游子行客也悲謂顧念也

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

猶思家沛

宋祁曰家或作樂

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



其以沛為朕湯沐邑

師古曰凡言湯沐邑者謂以其賦稅供湯沐之具也

復其民

世世無有所與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與讀曰豫

沛父老諸母故人日樂

飲極歡道舊故為笑樂

師古曰言日日樂飲也樂並音來各反

十餘日上

欲去沛父兄固請上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

中空縣皆之邑西獻

如淳曰獻牛酒也師古曰之往也皆往邑西競有所獻故縣中空無

人上留止張飲三日

張晏曰張帷帳也師古曰張音竹亮反

沛父兄皆頓

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得唯陛下哀矜上曰豐者吾所生

長極不忘耳

師古曰極至也至念之不忘也

吾特以其為雍齒故反我



為魏沛父兄固請之廼并復豐比沛漢別將擊布軍洮

水南北

蘇林曰洮音兆

皆大破之追斬布番陽

師古曰番音蒲何反

周勃

定代斬陳豨於當城

韋昭曰代郡縣也

詔曰吳古之建國也日

者荆王兼有其地

師古曰日者猶往日也

今死亡後朕欲復立吳

王其議可者長沙王臣等言

師古曰臣者長沙王之名吳芮之子也今書本或臣

下有尚字者流俗妄加也

沛侯濞重厚

服虔曰濞音滂濞師古曰音普懿反

請立為吳

王已拜上召謂濞曰汝狀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

十年東南有亂豈汝邪

應劭曰高祖有聰略反相徑可知至於東南有亂克期五十占



者所知也。若秦始皇東巡，以厭氣，後劉項起東南，疑當如此耳。如淳曰：度其貯積足用為難，又吳楚世不賓服。師古曰：應說是也。拊謂摩循之。然天下同姓一家，汝慎毋反。潁頓首曰：

不敢。十一月，行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祠孔子。十二月，

詔曰：秦皇帝、楚隱王、

師古曰：陳勝也。

魏安釐王、

師古曰：昭王之子也。釐讀曰倍。

漢書倍謚及福禧字例多為釐。

齊愍王、

師古曰：宣王之子為淖齒所殺。

趙悼襄王、

師古曰：孝

成王之子。

皆絕亡。後其與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

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

師古曰：亡忌即信陵君也。

令視其冢。

復亡與它事。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與讀曰豫。

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



盧綰使人之豨所陰謀

師古曰  
之往也

上使辟陽侯審食其迎

綰

師古曰辟音必亦  
反食其音異基

綰稱疾食其言綰反有端春二月

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綰詔曰燕王綰與吾有故愛之如

子聞與陳豨有謀吾以為亡有故使人迎綰綰稱疾不

來謀反明矣燕吏民非有罪也賜其吏六百石以上爵

各一級與綰居去來歸者赦之

師古曰先與綰居今能  
去之來歸漢者赦其罪

加爵亦一級詔諸侯王議可立為燕王者長沙王臣等

請立子建為燕王詔曰南武侯織亦粵之世也立以為



南海王

文穎曰高祖五年以象郡桂林南海長沙立吳芮為長沙王象郡桂林南海屬尉佗佗未降遙

虛奪以封芮耳後佗降漢十一年更立佗為南越王自此王三郡芮唯得長沙桂林零陵耳今復封織為南海王復遙奪佗一郡織未得王之。劉攽曰零陵武帝始立即文說誤矣且始敕高帝封吳芮無零陵之文疑亦傳寫妄加之三月詔曰吾立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

矣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輯之

師古曰輯與集

同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為列侯下乃食邑

師古曰謂非列侯而

特賜食邑者

而重臣之親或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賦歛女

子公主

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百官表列侯所食曰



國皇后公主所食曰邑帝姊妹曰長公主諸王女曰翁主師古曰如說得之天子不親主婚故謂之公主諸王即自主婚故其女曰翁主翁者父也言父主其婚也亦曰王主言王自主其婚也高祖荅項羽曰吾翁即若翁也揚雄方言云周晉秦隴謂父曰翁而臣瓚王楙或云公者比於上爵或云主者婦人尊稱皆失之○劉放曰予謂公主之稱本出秦舊男為公子女為公主古者大夫妻稱主故以公配之若謂同姓主之故謂之公主則周之事秦不知用也古之嫁女當如周使大夫為主何不謂之夫主乎然則謂之王主者猶言王子也謂之翁主者緣公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賜大第室

孟康曰有甲乙

而生耳

次第故曰第也吏二千石徙之長安受小第室入蜀漢定三秦

者皆世世復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吾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負



矣其有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

師古曰擅

專也音上戰反他皆類此

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上擊布時為流矢

所中行道疾疾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上問醫曰疾可

治不醫曰可治

○宋祁曰舊本及越本並無不醫曰可治五字

於是上嫚罵之

曰

○朱子文曰於文醫曰可治句下正不須於是二字宜去之

吾以布衣提三尺取

天下

師古曰三尺劔也下韓安國傳所云三尺亦同此而流俗書本或云提三尺劔劔字後人所加耳此

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

韋昭曰泰山廬人也名越人魏桓侯時醫

也臣瓚曰史記云齊勃海人也魏無桓侯師古曰瓚說是也扁音步典反

遂不使治疾賜黃



金五十斤罷之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

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

師古曰戇愚也

古音下紺反今則竹卷反

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

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

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

師古曰乃汝也言自此之後汝亦終矣不

復知

盧綰與數千人居塞下候伺幸上疾愈自入謝

師古

曰冀得上疾愈自入謝以為已身之幸也

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長樂宮

臣瓚曰帝

年四十二即位即位十三年壽五十三

盧綰聞之遂亡入匈奴呂后與審



食其謀曰諸將故與帝為編戶民

師古曰編戶者言列次名籍也編音鞭

北面為臣心常鞅鞅

師古曰鞅鞅不滿足也音於亮反他皆類此

今乃事少

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

師古曰族謂族誅之是亦此也

以故不發喪人

或聞以語酈商酈商見審食其曰聞帝已崩四日不發

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

陽

○宋祁曰滎舊本作熒

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

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

師古曰鄉讀曰嚮還嚮猶言反嚮內嚮也

大臣內畔諸將外反亡可躋足待也

文穎曰躋猶翹也如淳曰躋音如今



作樂踰行之踰晉灼曰許慎云踰舉  
足小高也音僑師古曰晉說是也

審食其入言之乃

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五月丙寅葬長陵

臣瓚曰自崩至葬凡二十

三日長陵在長安北四十里

已下

蘇林曰下音下書之下鄭氏曰已下棺也師古曰蘇音鄭說是也下

音胡亞反

皇太子羣臣皆反至太上皇廟羣臣曰帝起細微

撥亂世反之正

師古曰反還也還之於正道

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

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

師古曰尊號諡也

初高祖不脩文學而

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

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



定章程

如淳曰章程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尺斗斛之平法也師古曰程法式也

叔孫通

制禮儀陸賈造新語又與功臣剖符作誓

如淳曰謂功臣表誓使河

如帶太山若厲國乃成絕

丹書鐵契金匱石室

如淳曰金匱猶金滕也師古曰以金為匱

以石為室重藏封之保慎之義

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

展

曰若畫工規模物之摹韋昭曰正員之器曰規摹者如畫工未施采事摹之矣師古曰取喻規摹謂立制垂範也給足也日不暇足言衆事繁多常汲汲也

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

荀悅曰唐者帝堯有天下號陶

發聲也韋昭曰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矣臣瓚曰堯初居於唐後居陶故曰陶唐也師古曰三家之說皆非



也許慎說文解字云陶丘再成也在濟陰夏書曰東至陶丘陶丘有堯城堯嘗居之後居於唐故堯號陶唐氏斯得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應劭曰擾馴也能順養得其嗜欲也孔甲

夏天子也師古曰擾音繞又音饒

范氏其後也

師古曰晉司空士為之孫士會為晉大夫食采

於范因號范氏

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

師古

曰范宣子即士會之孫士會也

在夏為御龍氏

師古曰即劉累也

在商為豕韋

氏師古曰豕韋國名在東郡白馬縣東南

在周為唐杜氏

師古曰唐杜二國名也殷末豕

韋徙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士會即隰叔之玄孫也唐太原晉陽縣也杜

京兆杜縣也

晉主夏盟為范氏范氏為晉士師

師古曰言晉為霸主諸夏



之盟而范氏為晉正卿

魯文公世奔秦

師古曰文公六年晉襄公卒士會與先蔑如秦逆公

子雍欲以為嗣七年以秦師納雍而趙宣子立靈公與秦師戰敗之于剗首先蔑奔秦士會從之

後歸

于晉其處者為劉氏

師古曰文十三年晉人使魏壽餘偽以魏畔誘士會而納之秦人歸

其帑其別族留在秦者既無官邑而乃復劉累之姓也

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秦

獲於魏

文穎曰六國時秦伐魏劉氏隨軍為魏所獲故得復居魏也師古曰春秋之後周室卑微諸侯

彊盛交相攻伐故總謂之戰國

秦滅魏遷大梁

師古曰秦昭王伐魏魏惠王棄安邑東徙大梁

更號曰梁非始皇滅六國之時。劉敞曰當讀云遷大梁都于豐則與下文合顏解誤矣

都于豐故

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以頌高祖云漢帝本系



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為豐公

晉灼

曰涉猶入也

豐公蓋太上皇父其遷曰淺墳墓在豐鮮焉

古師

曰鮮少也音先淺反

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荆之巫

應劭曰先人所在之國悉致祠巫祝博求神靈之意也

文穎曰巫掌神之位次者也范氏世仕於晉故祠祀有

晉巫范會夫庶留秦為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

世祠

都大梁故有梁巫後徙豐豐屬荆故有荆巫也

天地綴之以祀豈不信哉

師古曰綴言不絕也

由是推之漢承堯

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

得天統矣

孟康曰十一月天統物萌色赤故云得天統也臣瓚曰漢承堯緒為火德秦承周後以火



代木得天之統序故曰得天統漢初因秦正至太初元年始用夏正不用十一月為正也師古曰瓚說得之



前漢書卷一下



前漢書卷一下考證

高帝紀下灌嬰追斬羽東城○胡三省曰東城故城括地志在定遠東南五十里

高起王陵對曰注魏相邴吉奏高帝時奏事○臣浩按

監本魏相邴吉奏下衍事字蓋涉於下文奏事而誤也今從宋本刪之邴吉依本書當作丙

是日車駕西都長安○臣召南按史記作是日車駕入

都關中是也櫟陽長安俱是關中是日但決計入關



營造長安宮殿實則仍居櫟陽故至七年二月書自櫟陽徙都長安也

治長樂宮○程大昌曰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周迴二十里高祖改修而居之在長安城東隅

西有濁河之限注○胡三省曰孟津在河內去平原甚遠晉灼說失之拘蓋河流渾濁故謂之濁河也

赦韓信封為淮陰侯○臣召南按此文追敘也据功臣

表曹參等以十二月甲申封而淮陰侯之封直至四



月則知此文為追敘矣

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云云○劉攽曰云云○臣召南

按攽所疑是也但灌嬰傳云破吳郡長吳下得吳守  
遂定吳豫章會稽又功臣表博陽侯周聚布反定吳  
郡豈項氏嘗分會稽為吳及漢定天下復合為一郡  
乎攽并疑鄣非秦郡非也漢之丹陽即秦之鄣郡也  
蕭何治未央宮○胡三省曰宮在長安城西南隅周廻  
二十八里元和志曰東距長樂宮一里中隔武庫



夏五月太上皇后○通鑑考異曰荀悅漢紀五月無后  
字七月無崩字蓋荀悅時本尚未訛謬故也

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注如淳曰秦始皇畧取疆梁  
地○臣召南按疆梁地當作陸梁地史記秦始皇本

紀三十一年畧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是也宋  
本亦誤存說於此

居南方長治之注謂為之長帥而治理之也○帥字訛  
師理字訛李今改正



漢別將擊布軍洮水南北。○臣召南按胡三省謂洮水

當在江南甚是但卽以零陵郡之洮陽當之零陵去淮南太遠與下文所云追斬布鄱陽者不合也

其處者為劉氏。○孔穎達左傳疏曰士會之帑在秦不顯於會之身復無所辟傳說處秦為劉氏未知何意討尋上下其文不類深疑此句或非本旨蓋以為漢室初興捐棄古學左氏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申劉氏從秦徙魏其源本出劉累挿注此辭將以媚於世



明帝時賈逵上疏曰五經皆無證圖識明劉氏為堯

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竊謂前世藉此以求道通故

後引之以為證耳臣召南按孔疏所見甚卓但加此

文於左傳實不始於賈逵且并不始於哀平之世據

昭帝元鳳三年符節令睦弘上書言漢家承堯之後

則彼時左傳已有此文至劉向頌高祖曰出自唐帝

王莽稱漢為堯後有傳國之運班彪王命論曰帝堯

之苗裔皆在其後者也







前漢書卷一下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七百十五

史部

前漢書卷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惠帝紀第二

孝惠皇帝

荀悅曰諱盈之字曰滿應劭曰禮諡法柔質慈民曰惠師古曰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漢家

之諡自惠帝已下皆稱孝也臣下以滿字代盈者則知帝諱盈也他皆類此

高祖太子也母

曰呂皇后帝年五歲高祖初為漢王二年立為太子十



二年四月高祖崩五月丙寅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

皇太后賜民爵一級

師古曰帝初嗣位為恩惠也

中郎郎中滿六歲

爵三級四歲二級

蘇林曰中郎首中郎也

外郎滿六歲二級

蘇林曰外

郎散郎也

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不滿二歲賜錢萬

張晏曰不

滿一歲謂不滿四歲之一歲作郎三歲也不滿二歲謂不滿六歲之二歲作郎四歲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直謂

作郎未經一歲二歲耳○劉放曰此賜爵之差中郎二歲乃當一級今不滿一歲亦一級恩優之也又散郎三

歲當賜一級今斷不滿二歲賜

宦官尚食比郎中

應劭曰宦

錢萬則滿二歲亦賜一級矣

官閤寺也尚主也舊有五尚尚冠尚帳尚衣尚席亦是如淳曰主天子物曰尚主文書曰尚書又有尚符璽郎



也漢儀注省中有五尚而內官婦人有諸尚也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比外郎

應劭曰執楯執戟親近陛衛也武士力士也高祖使武士縛韓信是也騶騶騎也師古曰騶本鹿之馭者後又

令為騎因為太子御驂乘賜爵五大夫舍人滿五歲二級為騶騎耳

師古曰武士騶以上皆舊侍從天子之人也舍人以上太子之官屬賜給喪事者二千石

錢二萬六百石以上萬五百石二百石以下至佐史五

千如淳曰律有斗食佐史韋昭曰若今曹史書佐也師古曰自五百石以下至於佐史皆賜五千今又言二

百石者審視作斥土者將軍四十金服虔曰斥土墠土也如淳曰斥開也

開土地為冢墠故以開斥言之鄭氏曰四十金四十斤金也晉灼曰近上二千石賜錢二萬此言四十金實金



也下凡言黃金真金也不言黃謂錢也食貨志黃金一斤直錢萬師古曰諸賜言黃金者皆與之金不言黃者一金與萬錢也○劉攽曰予謂諸書言若干金則一金萬錢至於賜金若干斤則盡金也二千石二

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減田

租復十五稅一鄧展曰漢家初十五稅一儉於周十稅一也中間廢今復之也如淳曰秦作阿

房之宮收太半之賦遂行至此乃復十五而稅一師古曰鄧說是也復音房日反○宋祁曰注文今復之也當

作今復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

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文穎曰言皇帝者以別仕諸王國也張晏曰時諸侯治民新承

六國之後咸慕鄉邑或貧逸豫樂仕諸侯今特為京師作優裕法也如淳曰知名謂宦人教帝書學亦可表異



者也盜者逃也恐其逃亡故著械也頌者容也言見寬容但處曹吏舍不入狴牢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宦皇帝而知名者謂雖非五大夫爵六百石吏而早事惠帝特為所知故亦優之所以云及耳非謂凡在京師異於諸王國亦不必在於宦人教書學也左宦之律起自武帝此時未有禮記曰宦學事師謂凡仕宦非閭寺也盜械者凡以罪著械皆得稱烏不必逃亡也據山海經貳負之臣相柳之尸皆云盜械其義是也古者頌與容同五大夫第九爵也

上造以上及内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

當為城旦舂者皆耐為鬼薪白粲

應劭曰上造爵滿十六者也内外公孫謂

王侯内外孫也耳孫者玄孫之子也言去其曾高益遠但耳聞之也今以上造有功勞内外孫有骨肉屬連施德布惠故事從其輕也城旦者旦起行治城舂者婦人不豫外徭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也今皆就鬼薪白粲取



薪給宗廟為鬼薪坐擇米使正白為白粲皆三歲刑也  
李夔曰耳孫曾孫也張晏曰公孫宗室侯王之孫也晉  
灼曰耳孫玄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上  
造第二爵名也内外公孫國家宗室及外戚之孫也耳  
孫諸說不同據平紀及諸侯王表說梁孝王玄孫之子  
耳孫耳音仍又匈奴傳說握衍胸鞬單于云烏維單于  
耳孫以此參之李云曾孫是也然漢書諸慶又皆云曾  
孫非一不應雜兩稱而言據爾雅曾孫之子為玄孫玄  
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昆孫昆孫之子為仍孫從  
已而數是為八葉則與晉說相同仍耳聲相近蓋一號  
也但班氏唯存古名而計其葉數則錯也婢音連

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

有罪當刑者皆完之

孟康曰不加肉刑髡鬻也師古曰若預及之言也謂七十以上及不

滿十歲以下皆完之也鬻音他計反

又曰吏所以治民也能盡其治則民



賴之故重其祿所以為民也

師古曰為音于偽反

今吏六百石以

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

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無有所與

師古曰同居謂父母

妻子之外若兄弟及兄弟之子等見與同居業者若今言同籍及同財也無有所與與讀曰豫

令郡諸

侯王立高廟

師古曰諸郡及諸侯王國皆立廟也今書本郡下或有國字者流俗不曉妄加之

元年冬十二月趙隱王如意薨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

以免死罪

應劭曰一級直錢二千凡為六萬若今贖罪入三十足嫌矣師古曰今出買爵之錢以贖

罪賜民爵一級春正月城長安



二年冬十月齊悼惠王來朝獻城陽郡以益魯元公王

邑尊公主為太后

如淳曰張敖子偃為魯王故公主得為太后師古曰此說非也蓋齊王憂

不得脫故從內史之言請尊公主為齊太后以母禮事之用悅媚呂太后耳若魯元以子為魯王自合稱太后

何待齊王尊之乎據張耳傳高后元年魯元太后薨後六年宣平侯敖薨呂太后立敖子偃為王以母為太后

故也是則偃因母為齊王太后而得王非母因偃乃為太后也○劉敞曰顏說非也悼惠公主兄弟耳雖欲諂

呂后而以母事之於理安乎蓋齊內史本諂呂后欲尊公主以漸王張氏故勸王割郡就益魯邑而更號魯元

公主為魯元太后也太后之號雖更魯元之稱不除豈關為齊王母乎又張偃以母為太后故封魯王太后非

齊益明也春正月癸酉有兩龍見蘭陵家人井中

師古曰家人言庶人



之家乙亥夕而不見隴西地震夏旱郤陽侯仲薨師古曰高帝之

兄吳王秋七月辛未相國何薨師古曰蕭何也

三年春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

三十日罷鄭氏曰城一面故速罷以宗室女為公主嫁匈奴單于

夏五月立閩越君搖為東海王應劭曰搖越王勾踐之苗裔也帥百越之兵助

高祖故封東海在吳郡東南濱海云師古曰即今泉州是其地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

隸二萬人城長安秋七月都廐災南越王趙佗稱臣奉

貢師古曰佗音徒何反



四年冬十月壬寅立皇后張氏

師古曰張敖之女也史記漢書無名字皇甫謐

作帝王世紀皆為惠帝張后及孝文薄后已下別制名焉至於薄父之徒亦立名字何從而得之乎雖示博聞

不知諂於穿鑿○宋祁曰

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

注文一本示字上有欲字

其身

師古曰弟者言能以順道事其兄也弟音徒計反復音方目反

三月甲子皇帝冠

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

應劭曰挾藏也張晏曰秦律敢有挾

書者族

長樂宮鴻臺災宜陽雨血秋七月乙亥未央宮凌

室災

師古曰凌室藏冰之室也幽詩七月之篇曰納于凌陰

丙子織室災

師古曰織作

繒帛之處



五年冬十月霑桃李華棗實春正月復發長安六百里

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夏大旱秋八

月己丑相國參薨

師古曰曹參也

九月長安城成賜民爵戶一

級

師古曰家長受也

六年冬十月辛丑齊王肥薨令民得買爵女子年十五

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

應劭曰國語越王勾踐令國中女子年十七不嫁者父母有罪

欲人民繁息也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今使五算罪謫之也孟康曰或云復之也師

古曰應說是○劉攽曰予謂女子五算亦不煩

夏六月



舞陽侯噲薨

師古曰  
樊噲也

起長安西市修教倉

七年冬十月發車騎材官詣滎陽

師古曰車常擬軍興者若近代之戎車也

騎常所養馬并其人使行充騎若今武馬及所養者主也材官解在高紀

太尉灌嬰將春正

月辛丑朔日有蝕之夏五月丁卯日有蝕之既

師古曰既盡也

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宮

臣瓚曰帝年十七卽位卽位七年壽二十四九

月辛丑葬安陵

臣瓚曰自崩至葬凡二十四日安陵在長安北三十五里師古曰三輔黃圖云

去長陵五里○宋祁曰長陵五里一作十里

贊曰孝惠內修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隱恩敬篤



矣

師古曰  
篤厚也

聞叔孫通之諫則懼然

蘇林曰諫復道乘衣冠道也師古曰懼讀

曰瞿瞿然失守  
貌音居具反

納曹相國之對而心說

蘇林曰對修高帝制度蕭何法

也師古曰  
說讀曰悅

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

師古曰謂殺趙

王戮戚夫人因以  
受疾不聽政而崩

悲夫



前漢書卷二



前漢書卷二考證

惠帝紀第二○

臣召南

按史記於高祖本紀後孝文本紀前止作呂后本紀以惠帝事附入殊非體制班氏列惠帝紀於高后紀之前義理甚正

視作斥土者○

臣照

按監本宋本俱作斥上今以服虔

如淳注意詳之定為斥土服注斥上壙上也二上字亦並正

春正月城長安○胡三省曰漢鄠長安庸何雖治宮室



未暇築城帝始築之至五年始成臣召南按功臣表

城及宮殿皆少府陽城延所作

邵陽侯仲薨○臣召南按高紀及吳王濞傳並作合陽

則屬平原此紀作邵陽則屬左馮翊以王子侯表作

合陽證之此邵字訛也然水經注已謂是邵陽矣

立閩越召搖為東海王注卽今泉州是其地○臣召南

按師古說非也閩越王無諸都冶則泉州地屬閩越  
矣東海王搖都東甌亦號東甌王卽温州永嘉地非



泉州地也



前漢書卷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七百十六

史部

前漢書卷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高后紀第三

高皇后呂氏

荀悅曰諱雉之字曰野雞應劭曰禮婦人從夫諡故稱高也師古曰呂后名雉字娥

姁故臣下諱雉也姁音許于反

生惠帝佐高祖定天下父兄及高祖而

侯者三人

師古曰父謂臨泗侯呂公也兄謂周呂侯澤建成侯釋之

惠帝卽位尊呂



后為太后

○朱子文曰呂后二字可去當曰惠帝即位尊為太后

太后立帝姊魯

元公主女為皇后無子取後宮美人子名之以為太子

惠帝崩太子立為皇帝年幼太后臨朝稱制

師古曰天子之言一

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者謂為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稱今呂太后臨朝行天子事斷決萬機故稱制詔

大赦天下廼立兄子呂台產祿台子通四人為王

蘇林曰台

音胞胎

封諸呂六人為列侯語在外戚傳

元年春正月詔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皐妖言

令師古曰罪之重者戮及三族過誤之語以為妖言今謂重酷皆除之議未決而崩今除



之二月賜民爵戶一級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

師古曰時置孝弟力田官而尊其秩欲以勸厲天下令各敦行務本夏五月丙申趙王宮

叢臺災

師古曰連聚非一故名叢臺蓋本六國時趙王故臺也在邯鄲城中

立孝惠後宮

子強為淮陽王

如淳曰外戚恩澤侯表曰皆呂氏子也以孝惠子侯晉灼曰漢注名長韋昭曰

今陳留郡不疑為恒山王

如淳曰今常山也因避文帝諱改曰常

弘為襄城侯

朝為軹侯

師古曰軹音只

武為壺關侯秋桃李華

二年春詔曰高皇帝匡飭天下

師古曰匡正也飭整也飭讀與勅同具字從力

諸有功者皆受分地為列侯

師古曰分音扶同反

萬民太安莫不



受休德

師古曰休美也音虛蚪反他皆類此

朕思念至於久遠而功名不

著亡以尊大誼施後世今欲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

師古

曰以功之高下為先後之次

藏于高廟世世勿絕嗣子各襲其功位

其與列侯議定奏之丞相臣平言

師古曰陳平

謹與絳侯臣

勃師古曰周勃

曲周侯臣商

師古曰酈商

穎陰侯臣嬰

師古曰灌嬰

安

國侯臣陵等議

師古曰王陵

列侯幸得賜餐錢奉邑

應劭曰餐與食

同諸侯四時皆得賜餐錢文穎曰食邑中更名算錢如今長吏食奉自復賸錢即租奉也韋昭曰熟食曰食酒有曰錢粟米曰奉稅租奉祿正所食也四時得間賜是為食錢食小食也師古曰餐食同一字耳音千安反食



所謂吞食物也餐錢賜厨膳錢也奉邑本所食邑也奉  
昔扶用反○宋祁曰江南本文顯注文邑中字上有所  
食字算錢算故作算景祐刊誤謂算非租稅當  
改為算錢又韋昭注文稅租字上有或曰字  
陛下加

惠以功次定朝位

如淳曰功大者在功  
臣侯表有第一第二之次

臣請臧高

廟奏可春正月乙卯地震羌道

服虔曰縣有夷蠻曰道  
師古曰羌道屬隴西郡

武都道山崩

師古曰武都  
道屬武都郡

夏六月丙戌晦日有蝕之秋

七月恒山王不疑薨行八銖錢

應劭曰本秦錢質如周  
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

即八銖也漢以其太重更鑄莢錢今民間名榆莢錢是  
也民患其太輕至此復行八銖錢○宋祁曰注文莢字

一本作

鉞非是



三年夏江水漢水溢流民四千餘家

師古曰水所漂沒也

秋星晝

見

四年夏少帝自知非皇后子出怨言皇太后幽之永巷

如淳曰列女傳周宣姜后脫簪珥待罪永巷後改為掖庭師古曰永長也本謂宮中之長巷也詔曰凡

有天下治萬民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驩心呂使

百姓百姓欣然呂事其上驩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

疾久不已廼失惑昏亂不能繼嗣奉宗廟守祭祀不可

屬天下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

其議代之羣臣皆曰皇太后為天



下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頓首奉詔五月丙辰立恒

山王弘為皇帝

晉灼曰史記惠帝元年子不疑為常山王子山為襄城侯二年常山王薨即不

疑也以弟襄城侯山為常山王更名義丙辰立常山王義為帝義更名弘漢書一之書弘以為正也師古曰即元平所立弘為襄城侯者晉說是也

五年春南粵王尉佗自稱南武帝

韋昭曰生以武為號不稽古也師古曰此

說非也成湯曰吾武甚因自號武王佗言武帝亦猶是耳何謂其不稽古乎○劉攽曰顏雖引成湯之言然未知湯果自號武王乎聖人者人與之名耳詩謂湯為武王則亦猶書謂文王為寧王耳豈自稱之哉史記之言未可秋八月淮陽王彊薨九月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



六年春星晝見夏四月赦天下秩長陵令二千石

應劭曰長

陵高祖陵尊之故增其令秩也

六月城長陵

張晏曰起縣邑故築城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黃圖云

長陵城周七里百八十步因為殿垣門四出及便殿閼

奴寇狄道攻阿陽

師古曰狄道屬隴西阿陽天水之縣也今流俗書本或作河陽者非也

行五分錢

應劭曰所謂莢錢者○宋祁曰分字別本作銖非是武帝時始造五銖錢

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畧二千餘人春正月丁丑

趙王友幽死于邸己丑晦日有蝕之既以梁王呂產為

相國趙王祿為上將軍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

○劉放曰



呂后外戚傳惠帝崩呂后泣不下陳平用張辟彊計請以呂祿呂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又云復殺高祖子趙幽王共王燕王遵立諸呂為王又云病困以祿為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為相國居南軍又劉澤傳澤王與呂氏同時而此紀太后臨朝便封王諸呂七年但記祿產將南北軍參校前後知此之誤也夏五月辛

未詔曰昭靈夫人太上皇妃也武哀侯

張晏曰高帝兄伯也

宣夫

人高皇帝兄姊也

如淳曰皆追謚

號謚不稱其議尊號丞相臣

平等請尊昭靈夫人曰昭靈后武哀侯曰武哀王宣夫

人曰昭哀后六月趙王恢自殺秋九月燕王建薨南越

侵盜長沙遣隆慮侯竈將兵擊之

應劭曰竈姓周高祖功臣也隆慮今林慮



也後避殤帝諱故改  
之師古曰慮音廬

八年春封中謁者張釋卿為列侯

孟康曰宦官也如淳曰百官表謁者掌賓

贊受事淮嬰為中謁者後常以閹人為之諸官加中者多閹人也

諸中官宦者令丞皆

賜爵關內侯食邑

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關內侯但爵耳其有加異者與之關內之邑食其

租稅宣紀曰德武食邑是也師古曰諸中官凡閹人給事於中者皆是也宦者令丞宦者署之令丞

夏江

水漢水溢流萬餘家秋七月辛巳皇太后崩于未央宮

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將相列侯下至郎吏各有差大

赦天下上將軍祿相國產顯兵東政

師古曰顯讀與專同

自知肯



高皇帝約

師古曰非劉氏而王非有功而侯

恐為大臣諸侯王所誅因

謀作亂

○宋祁曰按蔡邕云皇子封為王者實古諸侯加號稱王故云諸侯王封為侯者謂之諸侯

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京師以祿女為婦知其謀

廼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西章欲與太尉勃丞相平為

內應以誅諸呂齊王遂發兵又詐琅邪王澤發其國兵

并將而西產祿等遣大將軍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

○宋祁曰景德本榮作熒

使人諭齊王與連和待呂氏變而共誅之

師古曰變謂發動也

太尉勃與丞相平謀以曲周侯酈商子寄與



祿善使人劫商令寄紿說祿

師古曰  
紿誑也

曰高帝與呂后共

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

已布告諸侯王諸侯王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足下不

急之國守藩

師古曰  
之往也

廼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

所疑何不速歸將軍印以兵屬太尉

師古曰屬  
音之欲反

請梁王

亦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

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使人報產

及諸呂老人或以為不便計猶豫

師古曰猶豫  
名也爾雅曰猶如磨善登木



此獸性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即恐有人且來害之每豫上樹久之無人然後敢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決者稱猶豫焉一曰隴西俗謂天子為猶人隨人行每豫在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故云猶豫也唐音几

未有所決祿信寄與俱出游過其姑呂頹

張晏曰頹音須師古曰呂

后妹

○宋祁曰呂頹樊噲妻封臨光侯

頹怒曰汝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

處矣

師古曰言見誅滅無處所也處字或作類言無種類也

廼悉出珠玉寶器散

堂下曰無為它人守也八月庚申平陽侯窋行御史大

夫事

師古曰窋曹參子也音竹出反○劉攽曰按表及周昌傳高后四年窋為御史大夫誅諸呂後免則

非行也疑此紀誤

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



產

師古曰數貢之也音數具反

曰王不早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

具以濯嬰與齊楚合從狀告產

師古曰齊楚俱在山東連兵西向欲誅諸呂亦

猶六國為從以敵秦故言合從也從音子容反平陽侯竄聞其語馳告丞相平

太尉勃

○宋祁曰馳耶本作以

勃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通

尚符節

張晏曰紀通信子也尚王也今符節令也晉灼曰紀信焚死不見其後功臣表云紀通紀成之

子以成死事故封侯師古曰晉說是也○劉攽曰高祖以善用人得天下豈宜忘紀信之功疑成者即信之一

名廼令持節矯內勃北軍

師古曰矯詐也詐以天子之命也

勃復令酈

寄典客劉揭說祿

應劭曰典客今大鴻臚也師古曰揭音竭

曰帝使太尉守



北軍欲令足下之國急歸將軍印辭去

○宋祁曰南本作歸印綬去

不然禍且起祿遂解印屬典客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而呂兵授太

尉勃勃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

師古曰袒脫衣袖而肉袒也左右者偏脫其一耳袒音徒旱反

軍皆左袒勃遂將北軍

然尚有南軍丞相平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

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內相國產殿門產不知祿已去北

軍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內徘徊往來

師古曰徘徊猶傍徨不進

之意也

平陽侯馳語太尉勃勃尚恐不勝未敢誦言誅



之

鄧展曰誦言公言也

廼謂朱虛侯章曰急入宮衛帝章從勃請

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

師古曰非正門而在兩旁若人之臂掖也

見產廷中

日舖時遂擊產

○宋祁曰越本即本並無日字

產走天大風從官亂莫

敢鬪者遂產殺之郎中府吏舍廁中

如淳曰百官表郎中令掌宮殿門戶

故其府在宮中後轉為光祿勳

章已殺產帝令謁者持節勞章

師古曰慰問之

章欲奪節謁者不肯章廼從與載因節信馳斬長樂衛

尉呂更始

師古曰因謁者所持之節用為信也章與謁者同車故為門者所信得入長樂宮

還

入北軍復報太尉勃勃起拜賀章曰所患獨產今已誅



天下定矣辛酉斬呂祿笞殺呂頊分部悉捕諸呂男女

無少長皆斬之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大臣相與陰謀以為少帝及

三弟為王者皆非孝惠子復共誅之尊立文帝語在周

勃高五王傳

贊曰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無

為故惠帝拱已

師古曰重拱而治

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闥

師古

曰闥宮中小門音他曷反而天下晏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

殖

師古曰滋益也殖生也



前漢書卷三



前漢書卷三考證

高后紀不可屬天下注屬委也○監本也字下衍也字  
今去

秩長陵令二千石注應劭○監本訛作邵今改正  
攻阿陽注狄道屬隴西○狄訛地今改正

封中謁者張釋卿為列侯○臣召南按張釋卿恩澤侯

表作張釋無卿字燕王劉澤傳作張卿無釋字

八月庚申○通鑑考異曰八月當作九月



襄平侯紀通尚符節。○劉攽曰：疑成者即信之一名。

臣召南

按：紀信與紀成自是兩人。後儒以信死節最烈，沒不得封，故疑紀成即信耳。不知紀成名字早著於鴻門間道走軍之日，其後戰死好時，則功臣表有明文，非死於滎陽也。高祖於功臣以父死節封其子者，三人：一紀通以父成戰死好時，一高景侯周成以父苛守滎陽，罵項王死事，一高梁侯酈濟以父食其說齊王死事。紀信樅公宜有封爵，而侯表無之，必是



其人並無子孫可封晉灼及師古說確有証据攷說  
非也



前漢書卷三考證



謹案卷一下第二頁前五行後屬廬江郡刊本郡  
訛都今改

卷三第八頁後五行故其府在宮中刊本其訛某  
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 臣 王鍾健

謄錄貢生 臣 李敬敏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前漢書卷

四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曾要卷三千七百十七

史部

前漢書卷四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瑯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文帝紀第四

孝文皇帝

荀悅曰諱恒之字曰常應劭曰諡法慈惠愛民曰文。宋祁曰景德本民作人。

高祖

中子也母曰薄姬

如淳曰姬音怡衆妾之總稱漢官儀曰姬妾數百外戚傳亦曰幸姬戚夫

人臣瓚曰漢秩祿令及茂陵書姬並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嬪妃下在八子上師古曰姬者本周之姓貴於



衆國之女所以婦人美號皆稱姬焉故左氏傳曰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姜亦大國女也後因總謂衆妾為姬史記云高祖居山東時好美姬是也若姬是官號不應云幸姬戚夫人且外戚傳備列后妃諸官無姬職也如云衆妾總稱則近之不當音

怡宜依字讀耳

瓚說謬也

高祖十一年誅陳豨定代地

立為代王

○宋祁曰趙本立字下有子恒二字

都中都十七年秋高后崩

張晏曰代王之十七年也

諸呂謀為亂欲危劉氏丞相陳平太尉周

勃朱虛侯劉章等共誅之謀立代王語在高后紀高五

王傳大臣遂使人迎代王郎中令張武等議皆曰漢大

臣皆故高帝時將習兵事多謀詐其屬意非止此也

師古



曰言常有異志也屬意猶  
言注意也屬音之欲反

特畏高帝吕太后威耳今已

誅諸呂新喋血京師

服虔曰喋音蹠履之蹠如淳曰殺人流血滂沱為喋血師古曰喋

音大類反本字當作蹠蹠謂履涉之耳

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願稱疾

無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

失其政豪桀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

天子位者劉氏也

師古曰卒終也

天下絕望一矣高帝王子弟

地夫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也

師古曰夫牙言地形如天之牙交相入也

天

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煩苛約法令施德惠

師古曰約省也



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

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

師古曰呼  
咻也音火

故反他  
皆類此

士皆袒左為劉氏畔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

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

師古曰為  
音于偽反

其

黨寧能專一邪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

邪齊代之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

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

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猶豫未定卜之兆得大



橫應劭曰龜曰兆筮曰卦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

啓以光

服虔曰庚庚橫貌也李奇曰庚庚其繇文也占謂其繇也張晏曰先是五帝官天下老則嬪賢

至夏啓始傳嗣能光先君之業文帝亦襲父迹言似啓也師古曰繇音丈救反本作籀籀書也謂讀卜詞○宋祁曰江南本注文張晏曰下有橫謂無思不服庚更也更更言去諸侯而即帝位也二十字

代王曰

寡人固已為王又何王乎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

也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見太尉勃等具言所

以迎立王者

師古曰說所以迎代王之意也

昭還報曰信矣無可疑者

代王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令宋昌驂乘

師古曰乘車之法尊



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處車之右以備傾側是以戎事則稱車右其餘則曰驂乘驂者三也蓋取三人為名義

張武等六人乘六乘傳

張晏曰傳車六乘也師古曰傳音張戀反

詣長

安至高陵止而使宋昌先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

蘇林曰在

長安北三里

丞相已下皆迎昌還報代王乃進至渭橋羣臣

拜謁稱臣代王下拜太尉勃進曰願請問

師古曰問容也猶今言中

間也請容暇之頃當有所陳不欲於衆顯論也他皆類此

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

言私王者無私太尉勃乃跪上天子璽代王謝曰至邸

而議之

師古曰邸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邸邸至也言所歸至也音丁禮反他皆類此

閏月



已酉入代邸

劉歆曰已酉去誅諸呂三十七日矣

羣臣從至上議曰丞

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將軍臣武

服虔曰

御史大夫臣蒼

文穎曰

宗正臣郢

文穎曰

朱虛侯臣章東牟侯臣興居

張蒼

典客臣揭

蘇林曰劉揭也師古曰揭音竭

再拜言大王足下子弘等皆

非孝惠皇帝子

師古曰不詳其有爵位故總謂之子。宋祁曰注文不詳南本作不許為長若

云不詳其有爵位則高后元年已封三王二侯而弘又為帝非不詳也

不當奉宗廟臣謹

請陰安侯

蘇林曰高帝兄伯妻羹頡侯母丘嫂也晉灼曰若蕭何夫人封為酈侯也

頃王后

蘇林曰高帝兄仲妻也仲名喜為代王後廢為郃陽侯子滂為吳王故追謚為頃王如淳曰王子侯表曰郃陽



侯喜以子濞為王追謚為頃王頃王后封陰安侯時呂  
頤為林光侯蕭何夫人亦為鄼侯又宗室侯表此時無  
陰安侯安知其為頃王后也案漢祠令陰安侯高帝琅  
嫂也師古曰諸謚為頃者漢書例作頃字讀皆曰頃琅

邪王

文穎曰劉澤也

列侯吏二十石議大王高皇帝子宜為嗣

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

佞

師古曰不佞不材也

不足以稱

師古曰稱副也音尺孕反其下皆同

願請楚王計

宜者

蘇林曰楚王名交高帝弟也

寡人弗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

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

如淳曰讓羣臣也或曰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故

西鄉坐三讓不受羣臣猶稱宜乃更南鄉丞相平等皆  
坐示變即君位之漸也師古曰鄉讀曰嚮



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祖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

民皆以為宜臣等為宗廟社稷計不敢忽

師古曰忽怠忘也。○劉攽

曰忽言輕易也

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

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為其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

即天子位羣臣以次侍

師古曰各依職位

使太僕嬰東牟侯興

居先清宮

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室令先案行清淨殿中以虞非常

奉天子

法駕迎代邸

如淳曰法駕者侍中駟乘奉車即御屬車三十六乘

皇帝即日夕入

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為郎中令



行殿中

師古曰行謂案行也音下更反

還坐前殿下詔曰制詔丞相太

尉御史大夫間者諸呂用事擅權

師古曰間者猶言中間之時也他皆類此

○宋祁曰景德本無制詔二字

謀為大逆欲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

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

一級女子百戶牛酒

蘇林曰男賜爵女子賜牛酒師古曰賜爵者謂一家之長得之也女

子謂賜爵者之妻也率百戶共得牛若干頭酒若干石無定數也

酺五日

服虔曰酺音蒲文穎曰音

步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也師古曰酺之為言布也王德布於

天下而合聚飲食為酺服音是也字或作酺音義同○宋祁曰酺南本折本並作酺



元年冬十月辛亥皇帝見于高廟遣車騎將軍薄昭迎  
皇太后于代詔曰前呂產自置為相國呂祿為上將軍  
擅遣將軍灌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與諸侯  
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為不善

○宋祁曰呂產南  
本浙本無呂字

丞相

平與太尉勃等謀奪產等軍朱虛侯章首先捕斬產太  
尉勃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揭奪呂祿  
印

○宋祁曰呂祿南  
本浙本無呂字

其益封太尉勃邑萬戶賜金五千

斤丞相平將軍嬰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章襄



平侯通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封典客揭為陽信侯賜金

千斤十二月立趙幽王子遂為趙王徙琅邪王澤為燕

王呂氏所奪齊楚地皆歸之盡除收帑相坐律令

應劭曰帑

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其室家今除此律師古曰帑讀與奴同假借字也

正月有司請蠶建

太子

師古曰蠶古以為早晚字也

所以尊宗廟也詔曰朕既不德上

帝神明未歆饗也

○宋祁曰南本折本無也字

天下人民未有愿志

應劭曰愿音匿愿滿也師古曰愿快也

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

人而嬪天下焉

晉灼曰嬪古禪字

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



也

師古曰重謂增益也音直用反他皆類此

謂天下何

師古曰猶言何以稱天下之望

其安

之

師古曰安猶徐也言不宜汲汲耳

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

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閼天下之義

理多矣

如淳曰閼猶更歷也

明於國家之體吳王於朕兄也淮南

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

文穎曰陪輔也

宜為不豫哉諸侯王宗

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

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

子

師古曰必將傳位於子

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

宋



祁曰越本  
專作傳

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

師古曰不取猶  
言不用此為善

也

有司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且千歲

師古曰  
治安言

治理而且安寧

有天下者莫長焉

師古曰言上古以來  
國祚長久無及殷周

也治音丈吏反

者用此道也

師古曰所以能爾者  
以承嗣相傳故也

立嗣必子所從來遠

矣高帝始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列侯始

受國者亦皆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天下之大

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

師古曰設置立  
也謂立此法也

今釋宜建

師古曰釋捨也  
宜建謂適嗣

而更選於諸侯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



議不宜

師古曰不當更議

子啓最長

文穎曰景帝名

敦厚慈仁請建以

為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為父後者爵一級

師古

曰雖非己生正嫡但為後者即得賜爵

封將軍薄昭為軹侯

師古曰軹音只

三月

有司請立皇后皇太后曰立太子母竇氏為皇后詔曰

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

孤獨窮困之人或沾於死

服虔曰沾音反沾之沾孟康曰沾音屋擔之擔如淳

曰沾近邊欲墮之意師古曰服孟二音並通

而莫之省憂

師古曰省視也

為民父母

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

師古曰振起也為給貸之令其存立也諸振救振贍其義



皆同今流俗作字從貝者非也  
也自別有訓貸音吐載反

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

不飽

師古曰煖溫也音乃短反

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

師古曰存省視

也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

今聞吏臬當受鬻者或以陳粟

師古曰臬給也鬻淳廉也給米使為糜鬻也陳

久舊也小雅甫田之詩曰我取其陳鬻音之六反淳溺也音女教反

豈稱養老之意哉具

為令

師古曰使其備為修制

有司請令縣道

師古曰或縣或道皆用此制也有蠻夷曰

道年八十已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

十已上又賜帛人二疋絮三斤

師古曰絮綿也

賜物及當臬鬻



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

師古曰長吏縣之令長也若者豫及之詞致者送至也或

丞或尉自致之也

不滿九十畱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

蘇林曰取其都吏有德也如淳曰律說都吏今督郵是也開惠曉事即為文無害都吏師古曰如說是也行音

下孟反

不稱者督之

師古曰循行有不如詔意者二千石察視責罰之

刑者及有

罪耐以上不用此令

蘇林曰一歲為罰作二歲刑以上為耐耐能任其罪也師古曰刑為

先被刑也有罪在吏未決者也言八十九十之人雖合加賜其中有被刑罪者不在此賜物令條中也

楚

元王交薨四月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潰出

師古曰旁決曰潰上湧曰出

六月令郡國無來獻施惠天下諸侯四



夷遠近驩洽乃修代來功

師古曰自代來時有功者也

詔曰方大臣

誅諸呂迎朕朕狐疑皆止朕

師古曰狐之為獸其性多疑每渡冰河且聽且渡故

言疑者而稱狐疑

唯中尉宋昌勸朕朕已得保宗廟已尊昌為

衛將軍

師古曰尊高也高其官秩

其封昌為壯武侯諸從朕六人官

皆至九卿

師古曰張武等

又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者六十八

人益邑各三百戶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

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

足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舅趙兼為周陽侯齊王舅



駟鈞為靖郭侯

如淳曰邑名也六國時齊有靖郭君靖音靜師古曰外戚思澤侯表云鄒侯駟

鈞以齊王舅侯今此云靖郭豈初封靖郭後改為鄒乎鄒音一戶反又音於庶反

故常山丞相

蔡兼為樊侯

二年冬十月丞相陳平薨詔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

餘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違德

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

師古曰所食之邑去長安遠

吏卒給輸費苦

而列侯亦無繇教訓其民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其令列侯之國為

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

李奇曰為吏謂為卿大夫者詔所止特以恩愛見留

十一



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詔曰朕聞之天生民為之置君以

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

師古

曰治音直吏反

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

師古曰適讀曰譎責也音

張革反見音胡電反

災孰大焉

師古曰災莫大於此

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

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

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

師古曰三光日月星也累音力瑞反

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悲思朕之過失

師古曰令謂此詔書

及知見之所不及句以啓告朕

師古曰句音蓋句亦乞也



啓開也言以過失開告朕躬是則於朕為恩惠也商書說命曰啓乃心沃朕心

及舉賢良方正

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

師古曰匡正也逮及也逮者意慮所不及

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

師古曰省減也音所領反繇音徭朕

既不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

蘇林曰憫寢視不安貌孟康曰憫猶

介然也非姦非也師古曰孟說是也憫音下板反○宋祁曰蘇林注文憫字下當有然字

是以設備

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

師古曰飭其罷整也音勅

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

師古曰遺留也財與纔同纔少也太僕見在之馬今

當減留纔足

餘皆以給傳置

師古曰傳音張戀反置者置傳驛之所因名置也他



皆類此。○宋祁曰：傳傳舍置廐，置按廣雅云：置驛也。

春正月丁亥，詔曰：夫農天下

之本也，其開籍田

應劭曰：古者天子耕籍田十畝，為天下先。籍者，帝王興籍之常也。韋昭曰：

籍，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臣瓚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為天下先。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也。籍，謂踰籍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國語曰：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號文公諫，斯則籍非假借明矣。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師古曰：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粢音咨。

民

謫作縣官及貸種食未入，未備者皆赦之。

師古曰：種者五穀之

種也。食者所以為糧食也。貸音吐，戴反。種音之勇反。

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

王詔曰：前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太子遂為趙



王遂弟辟彊

師古曰辟彊言辟禦彊梁者亦猶辟兵辟非耳辟音必亦反彊音其良反一說辟讀

曰闕彊讀曰彊闕彊言闕土地也賈誼書曰衛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衛侯曰辟彊行人還之曰啓彊辟彊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更其名及齊悼惠王子朱虛

曰燬則其義兩說並通他皆類此

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遂立辟彊為河間王章

為城陽王興居為濟北王因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

原王揖為梁王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

應劭曰旌幡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欲有進者立於旌下言之

誹謗之木

服虔

曰堯作之橋梁交于柱頭也應劭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也至秦去之今乃復施也師古曰應說是



也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詖言之罪

師古

曰高后元年詔除妖言之令今此又有詖言之罪是則中間曾重復設此條也詖與妖同

是使衆臣

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

其餘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

師古曰謾欺也初為要約共行

祝詛後相欺誑中道而止無實事也設音慢又音莫連反○劉敞曰祝詛上以相約漢俗如此猶後漢傳云不直者不敢祝少賓也故吏得以為大逆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為

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

師古曰抵觸也亦至也

朕甚不取自

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



使符

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

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為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

使音所吏反

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

師古曰衣食乏絕致有夫喪故不遂其生

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

年田租之半

師古曰免不收之

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蝕之詔曰前日詔遣列侯之國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



為朕率列侯之國遂免丞相勃遣就國十二月太尉潁

陰侯灌嬰為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夏四月城陽王章

薨淮南王長殺辟陽侯審食其

師古曰殺之於其家

五月匈奴入

居北地河南為寇

師古曰北地郡之北黃河之南即白羊所居

上幸甘泉

如淳

曰蔡邕云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為僥幸故曰幸見令長三老官屬親臨軒作樂賜以酒食帛葛越巾佩帶之屬民爵有級數或賜田租之半故因謂之幸也師古曰甘泉在雲陽本秦林光宮。宋祁曰注文賜以酒食帛葛越本無遣丞相灌嬰擊匈奴匈奴去發中尉材官屬酒葛二字

衛將軍軍長安上自甘泉之高奴

師古曰之往也高奴上郡之縣

因幸



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酒

師古曰里

別率賜之

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租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留游太原十餘

日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欲自擊匈奴乃反發兵欲襲

滎陽於是詔罷丞相兵以棘蒲侯柴武為大將軍

臣瓚曰漢

帝年紀為陳武此云柴武為有二姓

將四將軍十萬衆擊之祁侯繒賀為

將軍軍滎陽秋七月上自太原至長安詔曰濟北王背

德反上誑誤吏民

師古曰誑亦誤也音卦

為大逆濟北吏民兵未

至先自定及呂軍城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與王興居去來者亦赦之

師古曰雖始與興居共反今棄之去而來降者亦赦。劉

放曰高帝詔曰與綰居去來歸者赦之今此文亦當云與王興居居去來者赦之蓋脫一居字也

八月

虜濟北王興居自殺赦諸與興居反者

四年冬十二月丞相灌嬰薨夏五月復諸劉有屬籍家

無所與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與音豫

賜諸侯王子邑各二千戶秋九

月封齊悼惠王子七人為列侯絳侯周勃有罪逮詣廷

尉詔獄作顧成廟

服虔曰廟在長安城南文帝作還顧見城故名之應劭曰文帝自為廟制

度卑狹若顧望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顧成賈誼曰因顧成之廟為天下太宗與漢無極如淳曰身



存而為廟若尚書之顧命也景帝廟號德陽武帝廟號龍淵昭帝廟號非徊宣帝廟號樂游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陽池師古曰以還顧見城因即為名於義無取又書本不作城郭字應說近之

五年春二月地震夏四月除盜鑄錢令

應劭曰聽放民鑄也

更造

四銖錢

應劭曰文帝以五分錢太輕小更作四銖錢文亦曰半兩今民間半兩錢最輕小者是也

六年冬十月桃李華十一月淮南王長謀反廢遷蜀嚴

道死

師古曰遷於蜀郡之嚴道行至扶風雍縣在道而死也

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

石無得擅徵捕

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子不為列侯不



得稱也

夏四月赦天下六月癸酉未央宮東闕罌罌災

如淳

曰東闕與其兩旁罌罌皆災也晉灼曰東闕之罌罌獨災也師古曰罌罌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罌罌然一曰屏也罌音浮○宋祁曰江南本罌作思

八年夏封淮南厲王長子四人為列侯有長星出于東

方

文穎曰字彙長三星其占畧同然其形象小異字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字也彗星光芒長參參如

掃彗長星光芒有一直指或竟天或十丈或三丈或二丈無常也大法字彗星多為除舊布新大災長星多為

兵革事

九年春大旱



十年冬行幸甘泉將軍薄昭死

鄭氏曰昭殺漢使者文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

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表服往哭之乃自殺有罪故言死如淳曰一說昭與文帝博不勝當飲酒侍即酌為昭少一侍即譴呵之時此即下沐昭使人殺之是以文帝使自殺師古曰外戚恩澤侯表云坐殺漢使者自殺鄭說是也。宋祁曰師古注文越本無自殺二字

十一年冬十一月行幸代春正月上自代還夏六月梁王揖薨匈奴寇狄道

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東郡春正月賜諸侯王女邑各二千戶二月出孝惠皇帝後宮美人令得嫁三月除關



無用傳

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闕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李

奇曰傳榮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古者或用榮或用繒帛榮者刻木為合符也傳音張戀反榮音啓

詔曰

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

加辟

師古曰辟讀曰闕開也

歲一不登民有飢色

師古曰登成也言五穀一歲不

成則衆庶飢餒是無蓄積故也

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

師古曰從事從

農事也

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

師古曰樹謂栽植也

而功未興是

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

之省

師古曰省視也

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又



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

師古曰無孝悌力田之人可應察舉之令

豈實人情是吏舉

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

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

師古曰自二百

石以上每百石加三匹也

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

悌力田常員

師古曰計戶口之數以率之增置其員廣教化也

令各率其意以

道民焉

師古曰道讀曰導



十三年春二月甲寅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盛

皇后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

師古曰令立耕桑之禮制也

夏除祕

祝

應劭曰祕祝之官移過于下國家諱之故曰祕也

語在郊祀志五月除肉刑

法語在刑法志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厘

身從事

晉灼曰厘古勤字

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

也

李奇曰本農也未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故除田租。劉放曰謂疑當作爲字

其於勸

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賜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

數



十四年冬匈奴寇邊殺北地都尉卬

師古曰功臣表云  
餅侯孫單以父北

地都尉卬力戰死事文帝十四年封與此正合然則卬  
姓孫而徐廣乃云姓段說者因曰段會宗卽卬之玄孫  
無所據也會宗漢書有傳班固  
不云是卬後何從而知之乎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

上郡中尉周舍為衛將軍卽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軍

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人上親勞軍勒兵申教令

師古  
曰申

謂約  
束之

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

乃止

文穎曰要劫也  
哀痛祝誓之言

於是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

建成侯董赫內史欒布皆為將軍擊匈奴匈奴走春詔



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

彌長以不敏不明

師古曰敏材識捷疾

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

師古曰媿

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

師古曰築土為壇除地為場幣祭神之帛

古愧字

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

後已

師古曰以賢為上然後及親也

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

如淳

曰釐福也賈誼傳受釐坐宣室是也師古曰釐本字作禧假借用耳同音僖

皆歸福於朕躬

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

百姓不與焉

師古曰與音豫

是重吾不德也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其令祠



官致敬無有所祈

十五年春黃龍見於成紀

師古曰成紀隴西縣

上乃下詔議郊祀

公孫臣明服色新垣平設五廟

文穎曰公孫臣魯人也應劭曰新垣平趙人也

師古曰五廟即下渭陽五帝之廟也

語在郊祀志夏四月上幸雍始郊見

五帝赦天下修名山大川嘗祀而絕者有司以歲時致

禮九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

親策之傳納以言

師古曰傳讀曰敷敷陳其言而納用之

語在龜錯傳

師古

曰錯音千故反



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于渭陽

韋昭曰在渭城師古曰郊祀志云在

長安東北非渭城也韋說謬矣

五月立齊悼惠王子六人淮南厲王子

三人皆為王秋九月得玉杯

應劭曰新垣平詐令人獻之

刻曰人主

延壽令天下大酺明年改元

後元年

張晏曰新垣平候日再中以為吉祥故改元以求延年之祚也。宋祁曰按紀年通譜云史

記文紀十七年書得玉杯曰人主延壽於是天子更始為元年而不著後字至班固則於此題後元年然則當時玉杯再中之異但稱元耳

史家追書後字以別初元冬十月新垣平詐覺謀反

師古曰以詐事發覺自恐被誅因謀反也

夷三族春三月孝惠皇后張氏薨



張晏曰后黨於呂氏  
廢處北宮故不曰崩

詔曰間者數年比不登

師古曰比猶頻也

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

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

師古曰與讀曰歟音弋於反下皆類此

乃

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

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

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

師古曰度謂量

計之音徒各反

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

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

師古曰末謂工商之



業也蕃亦多也音扶元反

為酒醪以靡穀者多

師古曰醪汁滓酒也靡散也醪音來高反

靡音

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

師古

曰中音竹仲反

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

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宋祁曰隱字下一有也字

二年夏行幸雍棧陽宮

蘇林曰棧音域張晏曰秦昭王所作也晉灼曰黃圖在扶風

六月代王參薨匈奴和親詔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

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

師古曰戎狄荒服故

曰四荒言其荒忽去來無常也爾雅曰孤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

封圻之內勤勞不



處

師古曰圻亦畿字王畿  
千里不處者不獲安居

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

而不能達遠也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

臣兵吏又不能諭其內志以重吾不德

師古曰諭曉告也重音直用反

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

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惻怛不安

師古曰惻痛也怛恨也怛音丁曷反

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

韋昭曰使

車往還故轍如結也

以諭朕志於單于

師古曰單于匈奴天子之號也單音蟬

今單

于反古之道

師古曰反還也

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



俱棄細過偕之大道

師古曰偕亦俱也之往也趣也

結兄弟之義以全

天下元元之民

師古曰元元善意也

和親以定始于今年

三年春二月行幸代

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食之五月赦天下免官奴婢

為庶人行幸雍

五年春正月行幸隴西三月行幸雍秋七月行幸代

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以中大夫

令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

如淳曰在代郡師古曰中大夫官名其人姓令名免耳此



諸將軍下至徐厲皆書姓而徐廣以為中大夫今是官  
名此說非也據百官表景帝初改衛尉為中大夫今文  
帝時無此官而中大夫是  
郎中令屬官秩比二千石  
應劭曰山險名也在雁門陰  
館師古曰句音章句之句  
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太

守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

服虔曰在長安西北如淳曰長安細柳倉在渭北近石微

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臣瓚曰一宿曰宿  
再宿曰信過信為次師古曰匈奴傳云置三將軍軍長  
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此則細柳不在渭北揖  
說是也○宋祁曰如淳注文長安字下一有圖字  
宗正

劉禮為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次棘門

孟康曰在

長安北秦時宮門也如淳曰  
三輔黃圖棘門在橫門外也

以備胡夏四月大旱蝗

師古



曰蝗即蝻也食苗為災今俗呼為蔽螳蝗音胡光反螳音鍾

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

師古曰弛解也解而不禁與衆庶同其利

減諸服御損卽吏員發倉庾

應劭曰水

漕倉曰庾胡公曰在邑曰倉在野曰庾

以振民民得賣爵

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宮

臣瓚曰帝年二十三年即位卽位二十三年

壽四十六也

遺詔曰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

師古曰始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

生者曰萌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

師古曰奚何也

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

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



師古曰臨哭也音力禁反下云服臨當臨者音並同也

以罹寒暑之數

師古曰罹音離遭也

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

吾不德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

託于天下君王之上

師古曰眇眇猶言細末也

二十有餘年矣賴天

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

臣瓚曰方四方也內中也猶云中外師古曰此說非也直

謂方之內耳

靡有兵革

師古曰靡無也

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

帝之遺德

師古曰過行行有過失也羞謂忝辱也行音下更反

惟年之久長懼于

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



之其奚哀念之有

如淳曰得卒天年已善矣晉灼曰若以朕不明當嘉善朕之儉約何哀念

之有也師古曰如晉之說非也與讀曰歟音弋於反帝自言或者豈朕見之不明乎以不可嘉為嘉耳然朕自謂得終天年供養高廟為可嘉之事無所哀念也今俗語猶然其意可曉矣。劉攽曰與讀曰歟言得以天年供養於高廟我之不明而蒙此歟是可嘉也其奚哀念乎劉敞同其令天下吏民令到

出臨三日皆釋服

師古曰令謂此詔文也

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

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

伏儼曰踐翦也謂無斬棄也孟康曰

踐蹠也晉灼曰漢語作蹠蹠徒蹠也師古曰孟晉二說是也

經帶無過三寸無布車

及兵器

應劭曰無以布衣車及兵器也服虔曰不施輜車介士也師古曰應說是也

無發民



哭臨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

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以下

師古曰為下棺也音義與高紀同

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

服虔曰皆當言大功小功

布也纖細布衣也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緣織者禪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此以日易月也晉灼曰漢書例以紅為功也師古曰紅與功同服晉二說是也此喪制者文帝自率已意創而為之非有取於周禮也何為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禪又無七月也應氏既失之於前而近代學者因循謬說未之思也。劉攽曰文帝制此喪服斷自己葬之後其未葬之前則服斬衰漢諸帝自崩至葬有百餘日者未葬則服不除矣翟方進傳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起視事此其證也說者遂以日易月又不通



計葬之日皆大謬也攷之文帝意既葬除重服制大紅  
小紅所以漸即吉耳又此內有注云傳曰方進供養後  
母甚篤以身備漢相  
不敢踰國家之制  
它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

事

師古曰言此詔中無文者皆以類比而行事

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

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

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  
下川流不過絕就其水名以為

號歸夫人以下至少使

應劭曰夫人以下有美人良人  
八子七子長使少使皆遣歸家

重絕人類令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屬國悍為將屯將軍

師古

曰典屯軍以備非常即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

如淳曰主穿壙寘  
瘞事也師古曰穿

壙出土下棺也已而寘之又即以為發近縣卒萬六千

墳故云復上復反還也音扶目反



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藏郭穿復土屬將軍武

師古曰即張武

也賜諸侯王已下至孝悌力田金錢帛各有數乙巳葬

霸陵

師古曰自崩至葬凡七日也霸陵在長安東南

贊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

所增益有不便

○宋祁曰便字下疑有者字

輒弛以利民

師古曰弛廢弛音式

爾反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

之產也

師古曰中謂不富不貧

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

為

師古曰今新豐縣南驪山之頂有露臺鄉極為高顯猶有文帝所欲作臺之處

身衣弋綈

如淳



曰弋皂也賈誼曰身衣皂緋師古曰弋黑色也緋厚縐緋音大奚反

所幸慎夫人衣不曳

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

得以金銀銅錫為飾。

宋祁曰飾舊作飭當從此本

因其山不起墳南

越尉佗自立為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

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

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

切常假借納用焉

蘇林曰假音休假借音以物借人之借

張武等受賂金

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



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

應劭曰措置也民不犯法無所刑也師古

曰斷獄數百者言普天之下死罪人不過數百幾近也音巨未反

烏呼仁哉



前漢書卷四



前漢書卷四考證

文帝紀立為代王○

臣召南

按監本作立子恒為代王

非也帝紀中例不書名宋本作立為代王下注宋祁  
曰越本立字下有子恒二字今從宋本

頃王后注時呂頤為林光侯○

臣召南

按林光當作臨

光樊噲傳可證

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注即君位之漸也○胡  
三省曰如淳說非代王所以再讓之意蓋王入代邸



而漢廷羣臣繼至王以賓主禮接之故西鄉羣臣勸  
進王凡三讓羣臣遂扶王以正南面之位王又讓者  
再耳

當受鬻者或以陳粟注淖溺也。臣照按宋本無溺也

二字以溺訓淖理不可通溺字當為泥字之訛

以棘蒲侯柴武為大將軍將四將軍。臣召南按四將

軍昌侯盧卿也共侯盧罷師也甯侯魏邀也深澤侯

趙將夜也見史記將相名臣表



作顧成廟注因即為名。○監本脫名字今補

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

臣召南

按上郡將軍昌

侯盧卿也北地將軍竇侯魏邀也隴西將軍隆慮侯周竈也見匈奴傳

建成侯董赫內史欒布皆為將軍。

臣召南

按功臣表

董赫是董濞之子封成侯非建成侯史記曰成侯亦為內史欒布為將軍是也公卿表於是年書內史董赤即依史記欒布傳未嘗為內史故公卿表不書此



文建成侯既衍建字以內史連繫布為句亦非實事

前漢書卷四考證